

午睡

游黄河

临窗

周丽

我们学校在村里，一到夏天，中午十二点半学生准时午睡。

班上有一个外号叫冬瓜的男生，矮矮胖胖。他午睡最有意思了。

冬瓜不肯在桌子上午睡，宁可坐在地上，或者伏在桌子上。后来，冬瓜又争着要睡在桌子上了。深浅不一刻痕的木桌上，冬瓜的短袖衣盖不住他的肚子。他的肚皮黑不溜秋。趁他睡熟，我们撕一页作业本上的纸，写上天灵灵，地灵灵的话，然后朝纸上吐一口口水，贴在他的脚上，肚子上，额头上，据说这样，他就不会醒。

老师喊上课，他还睡在桌上。大家哈哈大笑，他同桌女生张小秀，轻轻地推了推他，他鼻子里哼了哼，猪哼一般的声音，大家又哄笑。微风从破旧的木窗子里悠悠而来，几张纸片，摇摆起来，摇摆得最夸张的是贴在他裤衩顶上的，老师大喝一声，张小秀狠狠地掐了他一把，冬瓜一下坐起来，几张白花花的纸片，在他身上晃荡。

冬瓜叫马牛。他的脸如冬瓜，眼睛小。有一次他睡在桌子上，张小秀睡在长条凳上，我们一人拿了一根稻草，轻轻朝他乌黑的肉刺去，他很快地朝另一边翻身。再刺，他再翻身。我们几个抓住桌子的四只脚，悄悄地让桌子倾斜，忽然砰的一声，那声音有些沉闷，冬瓜扑到张小秀的身上了。

冬瓜不午睡了。

我们拉着冬瓜溜了出去。学校后面有一条小河，我们往河的下游跑出好远，才站住。

冬瓜不愿意再走。他爸爸很凶，抓住他朝死里揍，母亲生他的时候，难产，死了。父亲心里难过就揍他。他穿的鞋子衣服很多都是垃圾堆里捡的。他拖着一双没有后跟的凉鞋，眯着双眼，我们把他拉到一只竹筏上。一个叫痢痢的男生朝他的屁股一脚踢去，他一个趔趄，挪到了筏子边上。

冬瓜划竹筏是一把好手。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在他的手里，灵活自如，左右前后，他稍稍用力，几根绑在一起的竹子，就稳稳地朝前方行驶。

我们不能跑远了，就在一处河沿边停了下来。走上河沿，是一片西瓜地，我们匍匐前行，拨开绿色的叶子，找到一个个西瓜。痢痢的心最狠，他用长长的指甲片，朝西瓜屁股最顶端划去，只划一个瓷坛盖子那么大小，轻轻地把那一片西瓜皮揭开，把小手伸进去，一把一把抓红红的西瓜瓣吃。吃得差不多，就把裤子褪下，对着西瓜眼，拉上一泡尿，然后把西瓜皮盖上，用土埋住，我们

把这瓜叫土地雷，等到那些摘瓜的人，把瓜摘了回去，开了瓜膛，会满屋子都臭。

有一次守瓜人追上来，冬瓜的鞋跑掉了，他嚎叫着想转回去拣那双破鞋子，我们几个人把他架着，拖到筏子上，他一屁股坐到竹筏上，低头，大声哭泣。

不去西瓜地了，我们就去收那



夏梦 李陶 摄

些撒在河里的网。网插在一根根的小棍子上，只要把棍子提起来，就可以看到网上的鱼。收的鱼太多，我们就脱下上身的汗衫，把鱼丢在汗衫里，然后跑到远一点的河岸，找一堆柴，点燃火，把鱼用泥巴裹了，丢到火里，烧鱼吃。

有一次，冬瓜吃着吃着，猛地丢下鱼，跑到河边，仔细地朝网看去，只见网最边上，有一个小葫芦，漂在水里，他转身朝烧鱼的地方跑，大声喊着，你们拉的是我家里的鱼，快，把鱼给我。

鱼已经吃到我们的肚子里去了。痢痢总是欺负冬瓜，一拳头砸在冬瓜的胸前，冬瓜脸色黑黑的，转头就走。

我们收了一匹网，上得岸来，我们决定去抓鸡。兔子不吃窝边草，我们去临村抓鸡。中午的时候，鸡都窝在一起，一般都在阴凉的屋檐下，或者屋后的树林竹林里。它们刨一个小小的坑，缩在坑里，伸长脖子，张着嘴巴，不断地在呼吸。

渔网太大，我们只好把网割了。冬瓜龇牙咧嘴，很是心疼。冬瓜的父亲专门打鱼，冬瓜知道一匹渔网需要很多钱买。他好几次跟我说，他抓鸡，不需要渔网。冬瓜知道我对他还可以，可是当我们看到好几只鸡在一起，我们都想把它们抓住，那样渔网必不可少。

那次吃鸡，我们边吃边说，这鸡太好吃了。只有冬瓜没有说。痢痢上去，对着冬瓜一巴掌，冬瓜的鼻血出来了，他嘴巴里的半只鸡腿也染红了。

他眼睛红红的，狠狠地望着痢痢。痢痢就是看不得冬瓜这样子，又是一脚，冬瓜滚到了一边，他嘴巴里的半截鸡腿也滚得远远的。冬瓜站了起来，摇晃着走了两步。痢痢又上来了，一脚踢到了他的腰身。冬瓜猛地一个转身，双手朝痢痢合拢，痢痢平时凶狠，可是真正干起来，还真不是冬瓜的对手。

我们连忙赶过来，想把他们两个拉开。冬瓜的腿抬了起来，一次一次踢到痢痢的身上，双手狠狠地掐着痢痢的脖子，好长时间才分开。

这以后，午睡时刻我们再也没有出去了。

得闲，立于窗前。

“鸟吟檐间树，花落窗下书。”檐下一棵树，鸟鸣三两声，窗前一个人，手执一书卷，落花四五片，飞入纸页间。诗中描绘的，是千年以前，李白向往的隐居生活。而眼前，我正悄然抵达。宁静的午后，明净的窗户，一个人，一本书，一杯茶，虚室生白，暗香浮动。

香是书卷墨香，茉莉清香？还是红茶醇香？兼而有之。茶本两盒，久未拆封。发小自初中一别，杳无音信。辗转寻觅，漂洋过海，终得见面，在三十余年后，春风沉醉的晚上。曾经的小小少年，立鸿鹄之志，逐梦想而飞，如今是国外大学的终身教授。久别重逢，恍然如梦，亲切，欢喜，激动，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回故乡，返校园，见故人，他俨然回到从前，回到学生时代，不变的乡音，不变的味蕾，不变的笑容。近一个月时间里，他应邀前往国内几所大学作报告，进行学术交流。在路上，赏窗外风景，随时冲泡的，是我赠予的红茶。红茶一杯暖，暖的是身心，是岁月，是连绵不绝的同学情深。

留有一盒，似无心，实有意。譬如此时，他在大洋彼岸，我在巢湖岸边，窗前伫立，捧杯在手，鸟声两三粒落入杯中，欣然端起，一饮而尽。我们的青春小鸟，越过山丘，掠过河流，各自散去，而今千山飞过，又重归枝头，用温暖的喙，将记忆的羽毛慢慢梳理。相识青葱少年时，重逢青丝染白霜。在袅袅的热茶里，往事被一一打捞上岸。

工作需要，办公室时有搬迁，临窗而坐，能看窗外，能发呆。也因此邂逅了那只小鸟，细雨霏霏，空旷的操场上，它悠然踱着步。风来了，它不跑，雨来了，它不逃，恬淡而从容。一场雪悄无声息降临，待下课，操场上已白茫茫一片。孩子们撒了欢，打雪仗，掷雪球，雪地里打滚，扔在一边的小花伞，花花绿绿的小棉服，一幅线条简洁明快的水彩画跃然眼前。透过三楼窗户，我定格下这有趣的画面。搬至四楼后，风景又不同。置凌乱书籍于不顾，立于窗前，和一株高大挺拔的广玉兰不期而遇。枝繁叶茂，浓密的枝丫伸到窗边，叶片宽厚肥大，颜色深浅不一，墨绿，深绿，浅绿，翠绿，嫩绿。一伸手，可以摸到叶片的脉搏。不触摸，只静看。白色玉兰花浓郁的香气破窗而入，将我包围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是李煜的孤独，日日独上四楼，窗前小憩，是我无尽的欢喜。

闲读也欢喜。弄笔，还须窗前……只此一句，便爱不释手。开篇寥寥数字，一副黑白水墨画缓缓铺开。一个人，一管笔，一张纸，一扇窗，一缕光，一盏灯，婉约古典的美尽收眼底。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在文中写道：弄笔窗前，最容易收到来自荒野的消息。窗子，是距离野外最近的一条路，露的气息，雪的消息，风的踪迹，月的身影，都能通过窗子溜进来。读罢，我任由记忆的手牵着，回到幼时乡下的日子。

童年的乡村，夜晚漆黑而漫长。夜半醒来，总看到银白的月光如水一般，透过破裂的窗洞钻进来，洒落在屋子的一隅。年幼的我不由往母亲身上靠近，心里才踏实下来，才渐渐入睡。记忆中，在外地工作的爸爸每次回来要走很远的路，到家已是黑夜。纵然动作再轻，睡眠浅的我还是被惊醒。装作睡着的模样，蒙着头，留一角，侧身向外，月光皎洁，清辉洒落，那一刻，我仿佛漂浮在月光之上，风儿轻轻摇晃，温暖的手推着我，飘啊飘，飘向很远的地方……

而今，故乡远去，老屋坍塌，她们作为两个名词永远尘封于记忆深处。落脚城市后，买的房子不论大小，定有一扇扇明亮的窗户。客厅朝南，窗户宽敞明亮，星光，月光，阳光，花草树木，皆先入窗，再入眼入心。

小小一扇窗，是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，是房屋的眼睛，心灵的港湾。窗前人，眼中景，隔而未隔，界而未界。看到的，听到的，想到的，都是光阴的故事。窗户开在墙上，可临，可观，可依。不妨让心上也开一扇窗，通向幽远的心灵深处，可明，可清，可静。

